



## 桥之魂

桥,是大自然的骄儿,是人类智慧的结晶,常常产生亮丽的启示和灿烂的思想。

赵王河上的桥,承载着闪烁金波演绎的梦,跨河而起,别有一番英姿,助人遐思。

我常在河边与小桥邂逅。

阳光洒在桥面上,雕栏含情,青石慷慨,永恒着光芒的骚动,固守着愿望与怀想,渴望紧牵着小河的手,去长江大河迎接人类的关爱,世界的目光。

依雕栏观河,微风正掠过河面,波光粼粼,朵朵浪花,有仙女撒花的风采,有弘誓大愿的个性,有舒心畅快的情致,也有大河好强的韧劲,生得坦坦荡荡,活得潇潇洒洒。

我听到了桥的呼吸,是一种大地女儿的语言,一种桥文

化戛玉敲金的绝句。桥在挺胸,水在奔流,一叶扁舟畅游浩瀚,数尾游鱼悠哉游哉,河岸上的嘉木伟岸挺拔,齐声述说小桥的浪漫故事,述说岁月久远和苍凉。

暮四合,夜渐近,我却被桥上的灯光吸引了。桥上的灯,如同霓虹,形态奇异,五彩缤纷,星光齐奔河面,竞相炫耀。多情的河面如同一面明镜般的大舞台,任五颜六色歌之舞之,尽展风流。

面对一闪一闪耀眼的灯光,我突然醒悟,觉得没有语言的小桥正用灵魂编织成一根琴弦,然后交到我手里,沉甸甸的。

河柔美,桥刚强,毅然捡拾起岁月,如同捡拾哲理,捡拾思想,捡拾宏愿,捡拾瑰丽!

夜深沉,赵王河桥夜送客,小河浅吟《清平乐》,我拥抱着小桥默默微笑……

## 长河浪花

## 那年麦收(组诗)

□薛文建

## 阳光

麦收时节的大多时间  
我和麦子一样  
麦子在舞,我挥汗如雨  
我们任由太阳肆意烘烤

麦子被烤裂了嘴  
褪去了绿色的装  
一天比一天光白  
而我,却镀上了一层厚厚的黑  
在麦收后的好多日子里  
慢慢着粉

## 树荫

麦地头的那一片树荫  
是我在麦地刈麦时最向往的地方  
我总想丢下淌汗的镰刀  
跑进绿荫里,让田风擦擦身子

那里还有啤酒 火腿肠

## 和咸鸭蛋

和夏日里临时的供养  
小憩着烈日下的凉爽

当镰刀在麦田下岗之后  
地头的绿荫渐渐被遗忘  
在夏季

## 啤酒

那时候的啤酒大都散装  
价钱不贵 味道挺香  
父亲有几次用塑料壶从城里买来  
放在地头,与齐刷刷的麦子对饮  
那叫一个爽!

## 如今的啤酒

上了包装 名堂不少  
却总也喝不出麦田里的那一口香

## 麦垛

那时候没有普及收割机

麦棵被拉到麦场集合  
在黄昏,还要被叠起成垛

一杆木杈上下翻飞  
是场子里堆麦最有用的武器  
麦子成片地被一双手臂举起  
向一处集结

麦场里,麦垛林立  
爬上去可以与星星对话  
与月亮私语

## 打麦场

摊晒 碾压 翻场 扬尘  
一切都是在太阳的注视下完成的  
每到打麦的时候  
太阳总是瞪大眼睛 炙烤着麦场上  
忙碌的褐色脊梁

天气越热,人越欢腾!

等麦穗子堆成  
父亲便会手持扬杈  
找准风的角度  
过一过每一粒麦子的分量

## 起稳子

扬好的麦子装进布袋  
老百姓叫起稳子  
那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刻

精打细算的父亲  
把麦子一粒粒装进布袋  
的同时  
也把麦子充填了一年的  
每一个日子

每当他抱起麦子

高兴得如同抱起自己的孩子

回家的路上  
一天的疲惫似乎都留在了麦田里

## 芒种

麦子的脚还在地里横着  
父亲就把玉米或大豆种在地里

他在布谷鸟的叫声里  
为大地的三秋布好了局

季节不等人  
父亲也从来不等季节  
麦子归仓 秋种下地  
父亲就可以翻过芒种,在  
三夏里  
枕着日头安眠

## 人间物语

## 赵王河短笛

□胡敬洪

## 荷之华

赵王河的憧憬从这一眼望不到头的墨绿铺开,浓浓的诗情遮严了水面。

团团碧绿的荷叶,托举起朵朵娇妍的荷花,宛如人间仙境。

我在河边徘徊。碧荷、涟漪,可知我在想些什么?

对了,是杨万里的《小池》: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

是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:“水陆草木之花,可爱者甚蕃。”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”

还是清晨最静谧的时刻,只有绿叶艳花上的露珠恣意晶莹,尚能从中听出诗情画意的柔柔心声。

看啊,蓓蕾绽放,悄悄与荷叶私语,酷似一对恋人,羞涩的容颜在霞光里更显妩媚。叶,开朗着,绿得青翠;花,奢望着,红得烂漫。一片叶,一枚花,就是一个世界,你能从中读懂生命的过程,能悟到人类也是叶和花,吸取阳光和水分,展现各自的心灵状态。

荷悠闲地合着霞与风的节拍歌唱,一声一韵,琵琶琅琅。霞缠绵,风缠绵,撩拨着水面,戏弄着花瓣茎蔓,同时轻轻撩

拨我的心头。我无言,心也平静,却无法抵挡袭人的清爽和郁香。生活是平凡的,谁能想到,这世间情却随时随地都在燃烧。

该绽放的芬芳,从苞蕾中喷薄而出,一腔馥郁寄于一缕奇葩,哼起荷之弦歌,向那无边的日子招手。人花相对两相知,荷叶绿在心上,荷花开在眸里,一枝清纯,一片明媚。我摘取亲密和期许,放缓脚步,情感中从未有过的充实,还能再奢求什么呢?

## 柳之骨

这是一条多树的河,这是一条格调逐年升级的河。

我今天要说的,不是赵王河边参天的白杨、葱郁的海棠,而是几棵垂柳,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苍劲与粗壮,而且静植一隅,为眼前的河道增色,为身旁的学校添美。

又见垂柳,在丽阳之下,浮萍戏波,红蓼盛开,桥影幽渺,白云吻溪,柳丝飘到脸上,阵阵蝉鸣盈耳。即使丹青妙手置身其间书写恢弘华卷,也难绘尽我此刻的憧憬和心意。

也许爱这一湾碧波,也许恋这满岸生机,情景幽绝中的垂柳,仿佛赵王河的密友,当一

茬又一茬的各色景观树东栽西移时,它们依依不舍赵王河,屡经风霜雨雪、霹雳闪电,以一种原始而痴情的姿态,守望着小河。

柳的脚下,溪岸如洗;柳的耳畔,书声琅琅。它显得那么淡定,又那么执著,那么自信。它努力朝着苍穹的方向舒展生命之力,虽然枝干苍老,树皮龟裂,却像河水一样,荡涤着浓得化不开的绿。

垂柳啊,我喜欢你的慨然豪迈,富有胆略;我羡慕你的性灵才情,富有卓识。几棵垂柳,几棵苍劲,典雅炫目,连碧成云,我被无情地征服了,第一次发现生活处处充满诗意。

鸟语蝉鸣,小河荫浓,我凝视着潺潺的流水,再久久仰望垂柳,观物骋怀,如同仰望一个人一生的坎坷执著。那一刻,我觉得不拔之志的垂柳,古典的渊博、精神的高迈和文化的深邃,最终凝成两个字:“血性”,其貌不扬的外表下,是打不倒的坚韧!

柳是一幅画,浸在风雨中的写意画。

柳是一首歌,谱在骨气中的壮怀歌。



高兴得如同抱起自己的孩子

回家的路上  
一天的疲惫似乎都留在了麦田里

## 芒种

麦子的脚还在地里横着  
父亲就把玉米或大豆种在地里

他在布谷鸟的叫声里  
为大地的三秋布好了局

季节不等人  
父亲也从来不等季节  
麦子归仓 秋种下地  
父亲就可以翻过芒种,在  
三夏里  
枕着日头安眠